

噴水池

程明喜

說到“噴水池”，在澳門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作為一個地名，他的官方名字叫議事亭前地，位於澳門島新馬路民政總署總部對面，整個廣場由具有葡國特色的黑白碎石鋪成波浪狀，周圍有古老的中西建築，附近道路已為行人專用區，在廣場的中央立著一座噴水池，它同時也是這裏的標誌。“噴水池”也因此而得名，並在市民心中紮根。這裏好比澳門人的庭院，是人們茶餘飯後聚集的場所，每逢有節日和大型活動，如農曆新年，國際藝術節等，有關機構都會在這裏舉辦表演供大眾觀賞。日久天長，天長日久，這裏成了澳門的中心，成了澳門市民心有歸屬之地，漸漸地也變成了觀光者必去之地。民間叫他“噴水池”，更表達了市民對此地的熱愛。但要說“噴水池”的規模，實在是讓人有些失望，說不清此地是沾了“噴水池”的光而聞名，還是“噴水池”落在一個好的地方而為人矚目。所以，當說到“噴水池”，“噴水池”不是這兒的強項，這裏靠的是歷史，憑的是老澳門人濃濃的澳門情結。

如果說議事亭前地的“噴水池”是一位歷史老人，他德高望眾，那麼，有一處“噴水池”，可以說是一群市井百姓，人間百態亦盡收其中。

週末，一如往常地準備過關到珠海購物，鑽出隧道，眼前開闊多啦。天氣晴朗，心情敞亮，不急著過關，卻停下了腳步，為的是眼前拱門下那處噴水池。以往經過此地，都是瞥一眼後就被雙腳帶著不由自主地走掉了，偶爾會看到有孩童在池邊嬉戲。今天，卻沒有人在此駐足。跨上臺階，在正對著拱門的臺階上坐了下來，環顧周圍奔波忙碌、行色匆匆、面無表情的人們，漸漸地，這些人們變得模糊了，他們不是我眼中的主角，反而成了眼前這處噴水池的背景。噴水池位於拱形石門的正下方，呈長方形，與地面持平，卻以網格狀的鐵網覆蓋。在這方鐵網池中，便是一根根小水柱，長方形的長呈南北走向，南北兩部分都按323分別排列著三行水柱，各有8根，水池中間，一根水柱拔地而起，直沖拱頂。人們第一眼，很容易看到他。他竄得最高、噴得最有力、向上的意識最強，似乎也最驕傲、最有霸氣。因此，所有人都會把第一眼送給他。而被他吸引，註定要忽略其他。我也一樣，要不是刻意地比對，可能也會

無視其他水柱的存在。眼望這群水柱在方池中跳躍，思緒卻飄到了其他地方：這17根水柱多像我們工作的群體呀！

同樣吸取一池水的營養，卻造就一個個不同的高度，這不同高度取決於外力的作用，亦有自身的努力。但恒定下來後，旁觀者可以看見，更多的選擇了低調、平凡、寂寞。他們按著自己的規律、節奏，以自己的方式，自己適中的高度運行著，不與攀比，不與爭鋒，卻在這默默中，托起中間那股水柱。他們內心清楚：托起他人之時，亦是自我隱沒之日。但他們義無反顧地做了，而且無怨無悔。這種氣度、這種淡然、這種豁達讓人感動。再看那股最高的水柱，看得出他的擔當，看得見他的疲憊，看得清他的自豪，看得懂他的努力，看得明他的敢為人先，也看得出他常懷感恩，這不正像我們團隊中的新星嗎？

有了他的存在，這個水池引來了關注；有了他的存在，這個水池有了新的高度；有了他的存在，這個水池有了層次；有了他的存在，這個水池有了新的希望——一人不也如此嗎？

為了保持這種高度，為了挑戰新的高度，他不知疲倦地從地下吮吸著，拼命地向上向上，那嘩嘩灑落的不是水，分明是他的毛髮，分明是他的血與淚。而這些依然歸於滋養他的這方水池，這不正是這根水柱對根的情意嗎？

眼前，這方噴水池，每一秒鐘都在更換新的主角，但這種高度的比對，這種個體與群體的關係，這種甘於奉獻與拼搏進取的精神，時刻給駐足於此的人啟示。拱門石壁上一—1870年，告訴我們的不僅是一個時刻的開始，而是一個時間長河的流淌。那一年，有了拱門，那這方噴水池呢？是否同時也存在了呢？我想，也許這並不重要，因為那時的人類社會與今日世界大同小異，不外乎是人的聚集，人的交往與競爭，不外乎是人的自我價值追求以及由此引發的一個個人生故事，僅此而已。

觀世間常景，引思緒飛揚，賞自然人文景觀，發內心世俗雜感，或感性的渲泄，或理性的闡發，都是人的一種本能的表達。表達，為了此情此景；表達為了言說存放內心的世間百態；表達也許就是為了表達。噴水池，建於街心鬧市，花園廣場，供人觀賞，怡人心性。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，難道不也有一方噴水池嗎？